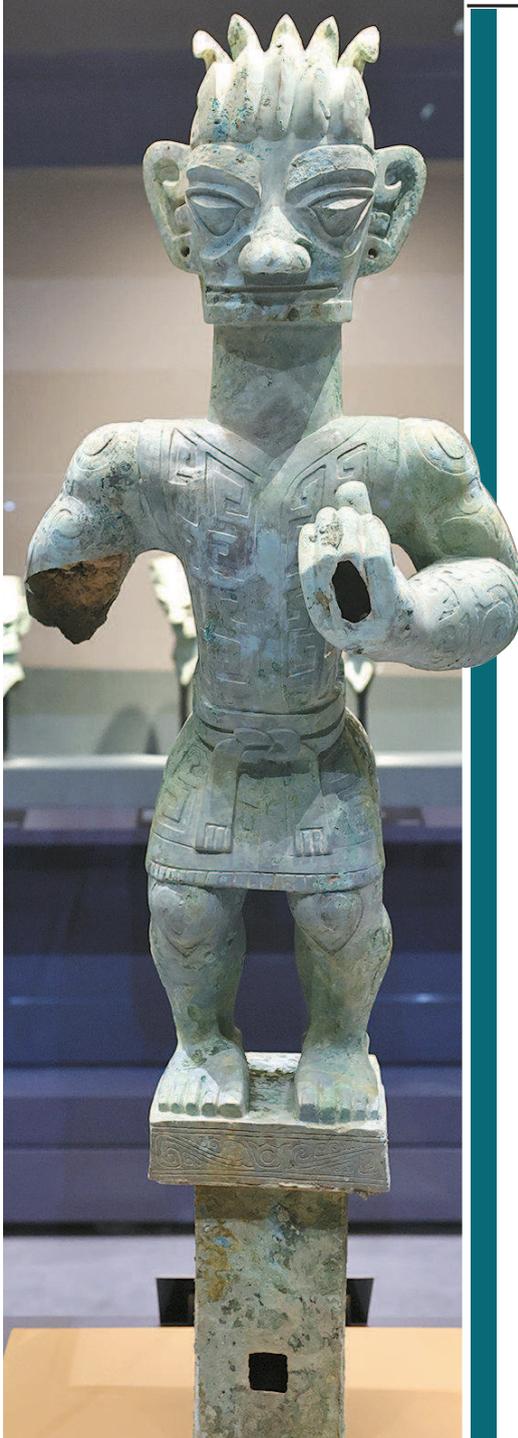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本文图片 记者 王凯摄

精致炫目的黄金面具、高104厘米的竖披发青铜人像，都来自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晚期，承载着悠远而神秘的古蜀文明，令人惊叹。今天上午10时，这两件来自三星堆的珍贵文物于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东馆最后开箱，被稳妥移入展柜，完成布展工作(见右图)。

上海博物馆东馆部分展厅将于2月2日试开馆，开幕展览聚焦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隆重举办“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同时，上博向全国28家文博考古机构借展，共计363件文物，汇集了最新的考古发现，是迄今为止古蜀文明考古出土文物在四川省外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展览阵容。

李白《蜀道难》有诗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传世文献记载古蜀王国历代蜀王的名号，历史细节早已在岁月中烟消云散，但是考古发现证实，传说确有依据。大量重量级的珍贵文物实证了古蜀文明确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蜀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同时也是不同族群和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上海博物馆因此在东馆开馆之际，选定聚焦“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上海博物馆代表团为此多次参访四川，最终携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共同主办这次大展。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震惊世界，逐步揭开了古蜀文明遥远而又神秘的



的面纱，相继出土的考古文物，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和令人震撼的美感。今天上午最后送入展柜的这两件文物，第一件是高104厘米的竖披发青铜人像(见左图)，作于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人像竖披发，浓眉大眼，鼻梁高挺，大耳，脖子修长，脑后有五组竖发，尾端向后凸出，臀部后翘，膝盖弯曲，身材健硕，像一位古时候的健身美男。另一件黄金面具，金光闪闪，为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

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表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摇篮。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河川绵亘，钟灵毓秀，而上海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

化大都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衣带水的两地共同孕育了悠久灿烂的古蜀文明。因此这场展览作为“何以中国”文物考古系列的第三个展览，也是上海博物馆东馆的开馆大展，让观众能够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和博大精深。

“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的展期将从2月2日到5月20日。地点位于上海博物馆东馆一楼光明乳业第一特展厅、二楼第二特展厅。2月2日，第三特展厅还将推出“邂逅三星堆12K数字艺术展”等(见上图)，为市民奉上重磅的开馆献礼，也在龙年新春期间给游客一个上海的新去处。

在今天上午的媒体探营中，记者也在上海博物馆东馆走了一圈。虽然内部装修和保洁还在持续进行中，但依然可以感受到展馆庞大的气场、通透的布局以及非常清晰的展览动线。上海博物馆东馆强调开放与共享，每个楼层都有落地窗、平台和户外区域，引入自然光线，建筑“呼吸透气”，观众在游览内部展览时，也可以观赏馆外的城市景观。东馆体量巨大，参观博物馆将考验参观者的脚力。据介绍，如果认真参观所有展厅，将耗时3天。为此，东馆特别注重舒适性，每个楼层都有供游客休息餐饮的区域，餐桌已经摆放到位。

今天上午，记者乘轨交2号线从上海科技馆站出站，步行5分钟后便可抵达上海博物馆东馆。不过，馆内的餐饮设施、公共停车库等部分配套设施在2月2日尚不能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文体社会



■ 鄂达克纪念馆馆长刘素华

鄂达克纪念馆2月4日起闭馆 轻声道一句“再见”

“感恩一路走来的所有遇见，感谢所有人的支持、帮助还有热爱，成全我有机会为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做了些有益的事情。”昨天，是“阅读建筑”展览闭幕倒计时7天的日子，是“爱无尽，行有极——告

别‘鄂达克’暨岁序更新迎春联欢”举行的日子，是鄂达克纪念馆馆长刘素华跟番禺路129号这幢白色小楼告别的日子。回忆起与鄂达克旧居的缘分，她说：“我与您的缘分始于2008年冬天的一次朋友小聚。”

曾经 破旧院落

“还记得第一次到番禺路129号的情形，建筑被掩在临街的一幢酒店后面，只能从酒店外廊通道进入，酒店外廊的尽头摆着若干人高的冬青，当我们奋力推开花盆，惊了盘踞在这里的猫、狗和鸟儿。”但因为团队里有资深建筑背景的同仁，他说起鄂达克时会两眼发光，刘素华说，受他的影响自己也开始慢慢知道了鄂达克和他在上海的建筑。“其实，我是这个城市的异乡人，您也是；而这个建筑是异乡人在上海的家。因为这份情愫，便开启了我和您及您在上海建筑的15年生命交集。”

“第一次察看旧居时，一片狼藉：这里屋顶破落，部分房顶可看到蓝天；墙壁漏水发霉；整幢楼的地板空洞许多，一不小心脚会从地板空洞里踩到湿地……”鄂达克纪念馆和鄂达克文化发展中心高级顾问章和轼当时不敢想，面对这样的困境，要如何修旧如旧？

后来 温馨小楼

挑战艰巨，但他们想要修好这幢小楼，因为这里是鄂达克生活了7年的地方。就是在这里，这位来自远方的建筑师完成了一项大胆的设计，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吴同文住宅……“修缮这幢旧房子时，工人在西南屋脊上发现了一个不知何用途的固定构件，我阻止了工人锯除它，忙寻找资料，在鄂达克自己拍摄的16mm的胶片里，知道了这是固定屋脊上的飞鸟设计底座。”

2013年1月8日，历时近两年对鄂达克旧居主楼建筑室内、外修缮，鄂达克诞辰120周年这一天鄂达克纪念馆开幕，从那天起到现在纪念馆一直坚持免费向社会开放，这些年超过100万人次走进了这座纪念馆。“屋脊上的飞鸟设计与常常飞来的鸟儿，是鄂达克和我，历史和现在的信使。”刘素华红了眼睛。

如今 郑重道别

也难怪她红了眼睛，开馆以来这11年，修缮后的鄂达克旧居获得“中国建筑学会科普基地”、“上海市科普基地”、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科普创新基地”挂牌。刘素华率领几乎“微型”规模的团队取得了几乎叫人惊叹的成绩：连续八年举办八届“上海鄂达克建筑遗产文化月”；组织主场展览23个、出国展览3次、赴京展览3次；累计举办论坛、讲座、读书会等活动超326场；2016年至2019年连续四年获得上海市公共文化创新奖；其间还举办过一届“鄂达克年”和一次“鄂达克国际建筑文化奖”……鄂达克热、建筑阅读，渐成上海城市文化现象。

终于到了告别时，2月4日起鄂达克纪念馆将闭馆，刘素华落泪了：“真心盼望机构或个人，能接棒纪念馆；真心希望上海乃至中国的历史与建筑文化遗产爱好者们共同的心愿，不会落空。” 本报记者 孙佳音

